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夷堅乙志

卷第一

夷堅乙志序 夷堅初志成，士大夫或傳之，今鏤板於閩於蜀於臨安，蓋家有其書，人以予好奇尚異也。每得一說，或千里寄聲，於是五年間，又得卷帙多寡與前編等，乃以乙志名之。凡甲乙二書，合為六百事，天下之怪怪奇奇，盡萃於是矣。夫齊諧之志怪，莊周之談天，虛無幻茫，不可致詰，逮干寶之搜神，奇章公之玄怪，谷神子之博異，河東之記，宣室之志，稽神之錄，皆不能無寓言於其間，若予是書，遠不過一甲子，耳目相接，皆表表有據依者，謂予不信，其往見烏有先生而問之。幹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，番陽洪邁景廬敘。八年夏五月，以會稽本別刻於贛，去五事，易二事，其他亦頗有改定處。淳熙七年七月又刻於建安。

更生佛

仙井監蘭池鄉民鮮述，因病誤服藥，病且亟，恍忽不知人，見三黃衣吏持檄來迫，別有二白衣者，嘯於樑上，述命其家焚紙錢祝之，曰：有子買藥未還，願延須臾，三人喜，載錢以出，至暮子歸，三人從以入，述遂死，與二白衣同行，蓋亦就逮者，一曰蝮充，一曰稅中定，行久之，入大城，門闕三重，宮室甚壯，遇故人曹惟吉，先死數歲矣，問述來故，述曰：被追至此，不知何事也，曹賀曰：有鄉人在，可勿憂，曰：誰邪，曰：虞太博，今判更生道，明日為更生佛矣，宜速往，少焉吏引入殿下，王者旒冕坐其上，先呼中定及充，皆釋去，相去頗遠，不知所云如何也，既而問述，平生修何善，對曰：家貧無力，但嘗游瓦屋山，瞻辟支佛，瑞色甚勝，及以一木施天翁堂耳，吏與紙筆，使錄所言，持以上，王書其後曰：放還，述拜於庭，回數步間，有呼之者，王臨階語曰：為我報家人，令設更生道場，且誦更生佛名，語畢，白光騰上，室宇赫然，述又拜而出，至大樓闕下，望題榜綠牌金字，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，才出門即蘇，妻子正哭泣，具櫬將斂矣，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，明日，奔詣虞氏述所見，適虞公小祥日雲，虞名祺，字齊年，平生不讀佛書，嘗為夔潼漕，方軍興時，諸道以聚斂為先務，惟虞所部，獨晏然不擾，最後在潼川，當紹興十七年，屬微疾，至六月二十七日，憑几不語，忽睨坐客曰：古佛俱來，吾亦歸矣，子允文旁立泣下，又顧曰：身得為佛，有何不可，客異其言，已含笑而逝，及述事傳，然後虞成佛之證益顯，更生佛名，見大涅槃經中，新寧丞張璠作記。

臭鬼

開封人張儼，說政和末年清明日，太學士人某，與同舍生出郊縱飲，還緣汴堤而上，見白衣人在後，相去十數步，堂堂一丈夫也，但臭穢逆鼻，初猶意其偶相值，已而接踵入學，問同舍皆莫見，殊怪之，逮反室，則立左右，扣之不答，叱之則隱，倏忽復見，追隨不少置，臭日倍前，士人不勝其懼，或教之曰：恐君福淺，或為冤所劫，盍還家養親，無以功名為念，脫可免，乃如之，甫出京，其人日以遠，遂不見，士人居累年，不能無壹鬱，二親復督使修業，心忘前怪矣，遂如京師參告，逾月因送客至舊飲酒處，復遇其人，厲聲曰：此度見汝不捨矣，相隨如初，而臭益甚，士人登時怵忽，遂臥病旬日卒。

莊君平

李伯紀丞相少弟季言綸雲，福州有道人，無他技，獨傳相神仙之術，曰：有道之士，所以異於人者，眼碧色也，嘗於市中見老叟，鬚髮如雪，而兩臉紅潤，瞳子深碧，竊跡其所往，正在一客邸中，明日，徒就之，執弟子禮甚謹，同室而居，凡歲餘，邈然無所契，一夕寒甚，叟起將便旋，為捧溺器以進，叟訝其暖，答曰：懼冷氣傷先生，置諸被中爾，叟大感異之，曰：吾不知子之有心如此，其可不以實告，吾乃漢莊君平也，行天下千歲矣，未見有如子者，探囊取一書授之，曰：讀此可得道，天明叟出，遂不歸，其書乃五言詩百篇，皆修身度世之說，季言頗能誦之，今但記其語雲，事業與功名，不直一杯水，又云：獨立秋江水，三句而已，道人留閩，久之亦不見。

仙弈

南劍尤溪縣浮流村民林五，十六樵於山，見二人對弈，倚擔觀之，旁有兩鶴啄楊梅，墮二顆於地，弈者目林使拾之，俯取以食，遽失二人所在，林歸即辟穀不食，不知其所終。

蟹山

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，嗜食蟹，每歲蟹盛時，日市數十枚，置大甕中，與兒孫環視，欲食則擇付鼎鑊，紹興十七年死，其子設醮於天慶觀，家人皆往，有十歲孫，獨見媪立觀門外，遍體皆流血，媪語孫曰：我坐食蟹業，才死即驅入蟹山受報，蟹如山積，獄吏又我立其上，群蟹爭以螯爪刺我，不得頃刻止，苦痛不可具道，適冥吏押我至此受供，而裡城司又不許入，孫具告乃父，泣禱於裡城神，頃之，媪至設位所，曰：痛豈復可忍，為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，分給群蟹，令持以受生，庶得免，遂隱不見，其家即日鏤神章板，每夕焚百紙，終喪乃罷，徐說。

佐命功臣

李希亮，政和中為郎官，其鄰士甚貧，以教授為業，嘗借馬出城，歸而言曰：一月前夢金紫人，言吾汝六世祖也，國初為佐命功臣，墓在京城外十數里之某村，有祀享田，歲可得米二百斛，去世已久，不知子孫凋零如此，今田故在，但為掌墓者所擅，汝往料理，足以餬口矣，既覺，未敢遽往，昨夕復夢，頗見譴責，某謝曰：自少孤苦，不省先壠所在，與墓人亦不相識，且無契券，何以能取，祖曰：汝言大有理，此田嘗有碑具載，今為守者瘞於門外草中，第如吾言發視，必可得，某以再夢之驗，故以今日往，得大墓園良是，而荒穢殊甚，呼守者出，責以不治之罪，答曰：久無人拜掃，故至此，問田所在，謾雲無之，令取碑為證，曰：不知所在矣，命鍬鍤斷地，果於近門草間尺許得之，守者驚懼慚服，乃具說田處，亦頗有為豪右吞併者，今當訟於開封，乞正之，希亮大異其事，為贊於府官，盡得其田，居數月，復謂希亮曰：夜夢祖告雲：行得官矣，吾同時佐命有來為相者，以汝屬之，渠當不忘舊好也，未幾，鄭達夫拜相，首乞甄錄創業勳臣之裔，於是例得一官，王嘉叟記志士人姓名。

變古獄

大觀初，司勳郎官郭權，死而復生，言遍至陰府，多見近世貴人，其間一獄，囚繫甚眾，問之，曰：此新所立變古獄也，陳方石說。

俠婦人

董國慶，字元卿，饒州德興人，宣和六年，登進士第，調萊州膠水縣主簿，會北邊動兵，留家於鄉，獨處官下，中原陷不得歸，棄官走村落，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，憐其羈窮，為買一妾，不知何許人也，性慧解，有姿色，見董貧，則以治生為己任，罄家所有，買磨驢七八頭，麥數十斛，每得面，自騎驢入城鬻之，至晚負錢以歸，率數日一出，如是三年，獲利愈益多，有田宅矣，董與母妻隔闕滋久，消息不通，居閒戚戚，意緒終不聊賴，妾數問故，董嬖愛已甚，不復隱，為言我故南官也，一家皆處鄉里，身獨漂泊，茫無還期，每一深念，幾心折欲死，妾曰：如是何不早告我，我有兄，喜為人謀事，旦夕且至，請為君籌之，旬日，果有估客，長身而虬髯，騎大馬，驅車十餘乘過門，妾曰：吾兄也，出迎拜，使董相見，敘姻連，留飲至夜，妾始言前日事以屬客，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自言，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，董業已漏泄，又疑兩人欲圖已，大悔懼，乃抵口無之，客奮髯怒且笑，曰：以女弟托質數年，相與如骨肉，故冒禁欲致君南歸，而見疑若此，脫中道有變，且累我，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，不然，天明縛君告官矣，董益懼，自分必死，探囊中文書，悉與之，終夕涕泣一聽客，客去，明日控一馬來，曰：行矣，董呼妾與俱，妾曰：適有故，須少留，明年當相尋，吾手制納袍以贈君，君謹服之，惟吾兄馬首所向，若反國，兄或舉數十萬錢為饋，宜勿取，如不可卻，則舉袍示之，彼嘗受我恩，今送君歸，未足以報德，當復護我去，萬一受其獻，則彼責塞，無復顧我矣，善守此袍，毋失去也，董愕然怪其語不倫，旦慮鄰里覺，即揮涕上馬，疾馳到海上，有大舟臨解維，客麾董使登，揖而別，舟遽南行，略無資糧道路之備，茫不

知所為·而舟中人奉視甚謹·具食食之·特不相問訊·才達南岸·客已先在水濱·邀詣旗亭上·相勞苦·出黃金二十兩·曰·以是為太夫人壽·董憶妾別時語·力拒之·客曰·赤手還國·欲與妻子餓死耶·強留金而出·董追及·示以袍·客駭笑曰·吾智果出彼下·吾事殊未了·明年當挈君麗人來·徑去不反顧·董至家·母妻與二子俱無恙·取袍示家人·俾縱綻處·黃色隱然·折視之·滿中皆箔金也·既詣闕自理·得添差宜興尉·逾年客果以妾至·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·為追敘向來歲月·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·才數月卒·秦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·自宣教郎特贈朝奉郎·而官其子仲堪者·時紹興十年三月雲·范至能說·

食牛夢戒

周階·字升卿·泰州人·寓居湖州四安鎮·秦楚材守宣城·檄攝南陵尉·以病疫告歸·夢就逮至官府·緋袍人據桎治囚·又有緋綠者數十人·以客禮見·環坐廳事·一吏引周問曰·何得酷嗜牛肉·叱令鞭背·數卒捽曳以去·周回顧乞命·且曰·自今日以往·不唯不敢食·當與闔門共戒·坐客皆起為謝罪·主者意解·乃得歸·夢覺·汗流浹體·疾頓愈·至今恪守此禁·時時為人言之·紹興三十年·周監鹽官倉·

羊冤

吳道夫說其妻族弟·為淮西一邑主簿·邑陋甚·無人屠羊·簿與令尉議共贖金·買諸旁郡羊養之·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當用·勿得以私意殺·約已定·久之·簿妻妹自遠來·相見喜甚·買酒款曲·倉卒無以具饌·輒烹一羊·酒罷·二婦人同宿·簿獨寢外舍·且五更聞羊鳴床下·其聲怒而哀·拊床驚之·不止·少選登床·以角觸簿·且齧且罵·作人言曰·買羊待殺·爾之謀也·與眾為誓而首背之·我某日當祭社乃死·今遽殺我不義·必償我命乃可·簿曰·是我之罪·不敢逃死·姑容入室別妻子·且囑後事可乎·羊曰·當爾殺我·肯少貸邪·簿亟入扣寢門呼妻·妻方與妹酣寢·寂不應·簿曰·我以冤督死甚急·故欲與而別·忍不相應·我死矣·爾勿得嫁·否則當為厲以報爾·妻驚覺啟門·則其夫已臥血中死·直宿小史雲·但見簿說爭時事·無所睹也·妻尚少·父母欲嫁之·每媒氏至·必夢故夫責己·竟守志焉·

趙子顯夢

趙公稱·字子顯·舊居泉南·紹興二十八年·為贛州守·族人以窮來相依·舍之它館·日饋食之·每約飭使勿為過·嘗晝寢·夢故居門庭·毛血狼籍·命掃除之·隨即如故·旁舍人來告已屠牛若干矣·矍然而寤·護戎以邏事入白曰·宗室某子自泉州來·以舊識使君·屠數牛為市·考其數與夢合·子顯悟神告·逮捕窮治·抵其僕於罪·遣出境·遂嚴其禁·趙不廝說·

夢讀異書

沈濬·字道元·錢塘人·為人清修不妄語·居湖州仙潭村·郡中親表間·嘗以姻事邀致入城·宴飲稠疊·連日不得歸·意頗厭倦·夢謁友人陸維之·見堆棧有書數十種·主人方束帶·沈信手披一編·其間章之多寡·大抵類真誥·擇一章最簡者讀之·其詞云·人喜食桃李·桃李不可多食·食蟹大可笑·凡食蟹必殺·凡學道必以純陽得道殺陰也·如不得已·能食車中之鼠·囿廁之蜣螂乃可·讀未盡數句·維之顧曰·文頗怪·子宜畢之·俱一笑乃覺·欲尋其致夢之由而不可得·久之始悟·半歲前有婺女僧懷政來·同寓慧通寺·政作東坡玉糝羹·約沉陸共之·陸至則羹盡矣·因戲政曰·恰沿河來·見舟中婦人·作洗手蟹·偶得一詩持贈子雲·紫髯霜蟹谷如紙·蒲萄作肉琥珀髓·主人搥腕研兩螯·點醋揉橙薦新醴·癡禪受生無此味·一箸菜根飽欲死·喚渠試與轅釜底·換取舌頭別參起·坐皆傳玩擊節·沉默有感·徐曰·詩則美矣·其如語大工何·維之驚訝·沈自是不食蟹·稍證夢中大可笑之說·又二年因餌蒼朮·禁食桃李·方盡省一章語雲·沈自有文記此·

李三英詩

舊傳鄭獬榜進士周師厚者·策名居五甲末·才壓一人曰陳傳·師厚戲為語曰·舉首不堪看鄭獬·回頭猶喜見陳傳·紹興二十七年·永嘉王十朋·魁多士·同郡吳已正為殿·李三英以特奏名·得出身·列於吳下·吳效前語曰·舉頭不敢攀王十·伸腳猶能踏李三·其歇後體殆若天成雲·

小邨先生